

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

中国现当代小说

X 名作导读

一下册

Zhongguoxiandangdaixiaoshuo
mingzuodaodu

主 编 於可训
副主编 叶立文
编 委 李遇春 杨 敏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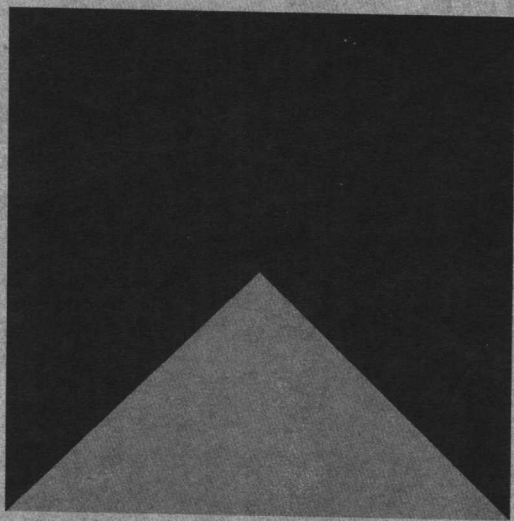
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

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导读

【下册】

ZHONGGUOXIANDANGDAIXIAOSHUOMINGZUODAUDU

主 编 於可训
副主编 叶立文
编 委 李遇春 杨 敏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导读/於可训 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4

(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

ISBN 7-5354-2765-0

I.中…

II.於

III.①小说-文学欣赏-中国-现代-高等学校-教材

②小说-文学欣赏-中国-当代-高等学校-教材

IV.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389 号

责任编辑:韩 敏

责任校对:朱久山 陈 琪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30 插页:4

版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68 千字

定价:42.00 元(上下)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龙泉明 周百义

副主任: 赵世举 李正武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国恩 陈文新 李中华 卢烈红 王兆鹏

萧国政 熊礼汇 於可训 张箭飞

总主编: 龙泉明

爸 爸 爸

韩少功

阅读提示 韩少功（1953— ），湖南长沙人。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诱惑》、《空城》、《谋杀》、《爸爸爸》，长篇《马桥词典》等。

《爸爸爸》是韩少功实践其“寻根文学”主张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丙崽是个永远也长不大的白痴。他生活在愚昧、邋遢的环境里，长相丑陋，思维混乱，言语不清，行为猥琐。这些都是作为民族文化劣根性的象征物来创作的。在丙崽的身上，不仅体现了民族文化无可救药的衰败，也表达了作者对鸡头寨文明的批判。这表明，《爸爸爸》对业已衰败了的民族文化的批判，以及在这种批判中重塑民族活力的创作理念体现的其实正是韩少功在写作中一贯主张的启蒙主义的文学理想。

在这部作品中，各种现代民俗、神话等观念形态的文化特质使得作品具有了一种高度浓缩的寓言形式，这个寓言其实是一种“民族寓言”。通过对民族寓言的建构，作品深入到了对人物生存状态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预言了一个民族无可挽回的衰落。《爸爸爸》首先从文化启蒙的角度揭示了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中的“不自由”状态。从这种不自由状态中反衬出来的，是一个民族的衰败。作品塑造了一个身上积淀着传统文化因子的畸形人物——丙崽。他是一个只会说“爸爸爸”和“×吗吗”的白痴，永远也长不大。在韩少功的笔下，由于现实背景的虚拟化，丙崽的形象在超现实情境中获得了一种永恒的象征意味。他的痴呆与“童真”，象征着民族文化的没落。其次，小说中

存在着启蒙文学习见的“看/被看”的叙事模式。在小说刻意营造的虚幻叙事情境中，丙崽的“痴呆”病症通过鸡头寨山民的“观看”行为而随着故事的发展日益显示出深远的象征意义。丙崽作为一个不完整的人，他的痴呆症浓缩了鸡头寨文明的原始状态。山民们起初对丙崽的嘲弄态度，固然包含着人性恶的因素，但唯有如此，才能使丙崽的形象脱离于鸡头寨的芸芸众生，从而获得一种独立的参照意味。丙崽形象的独立性，在鸡头寨山民嘲弄的观看行为中，昭示了“山民”这一群体性的自我观照。这种自我观照乃是一种“对象化的世态人心”。通过自我观照的方式，丙崽的形象包容了鸡头寨文明的全部内涵。这意味着丙崽的痴呆象征了鸡头寨文明的原始状态——痴呆即代表着愚昧。韩少功首先在这一叙事情境中借助丙崽的痴呆症批判了鸡头寨文明的愚昧。当鸡头寨大难临头之际，山民们又将丙崽作为顶礼膜拜的神祇，推测“×吗吗”和“爸爸爸”的“深刻”内涵。丙崽地位的巨大变化，一方面直接呈现了鸡头寨文明的原始愚昧特征，另一方面又从鸡头寨山民“观看”丙崽时心理状态的微妙变化（从嘲弄到敬畏），象征了鸡头寨文明基础确定性的丧失。当足以摧毁文明的灾难性力量来临时，文明本身缺乏自我保护与生长的机制，只能将自我的命运托付于白痴式的谶语。这表明鸡头寨文明的灭亡并非全在于外力的威胁，它自身的混乱感与不确定性才是最为致命的缺陷。丙崽随意咕哝的一句“爸爸爸”，被鸡头寨山民认定为“胜卦”，由此才加入了混战，结果招致了村寨的灭亡。在这一故事情节中，“爸爸爸”与“×吗吗”式的妄语竟然具有决定鸡头寨文明命运的力量。韩少功的这种叙述，其内涵正在于对不无怪诞意味的无意义生存和蒙昧无知的历史主体的批判。小说由此获得了一种批判性的启蒙主题，即对历史主体无意义生存方式的批判。《爸爸爸》再一次印证了“五四”“国民性批判”的启蒙话语，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会有评论家将《爸爸爸》列为一部堪与《阿Q正传》相比肩的当代名作。

尽管《爸爸爸》具有类似于鲁迅作品的启蒙主题，但从这部小说中显示的文化意味来看，韩少功却与鲁迅侧重现实主义的认知方式不同，他更多的是从文化层面中探寻历史主体的蒙昧状态。在当时的

“文化热”中引进的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等“现代观念形态”，成了韩少功观照民族文化的基本视角。在《爸爸爸》中，通过对现实背景的虚拟化处理，丙崽的形象积淀了较为明显的文化哲学色彩。小说中神秘的鸡头寨、循环往复的先人古歌、丙崽念叨的“爸爸爸”，无一不体现着文化哲学的意味。在这种现代观念的渗透下，丙崽的形象成了一种民族文化的原型，他的愚昧与痴呆，既指涉了鸡头寨文明的没落，也积淀着传统文明的腐朽因子。小说虚幻的远古背景，使丙崽的形象具有记录人类原始生存状态的神话色彩。韩少功对这种虚妄不经的神话的描摹，在小说文本中构成了超现实情境中的寓言特征，即以丙崽的痴呆构筑了一幅没落的民族寓言图景。尽管韩少功在他的寻根宣言中渴望通过文化的复兴，去重新镀亮民族的自我形象。但从《爸爸爸》所呈现的文化图景看，传统文化的衰亡与没落已经不可避免。同时，小说里丙崽无父的生存状态，也昭示了作家试图寻找精神之父的叙事努力。联系到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所发表的宣言，“根”即是归宿，即是父亲的伟大替身。《爸爸爸》这部作品中隐含的文化寻父，无疑是对一个民族无根的生存状态的忧虑。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也充分表明了《爸爸爸》所具有的对民族命运的关注，这种关注使得作品在考察民族生存状态的民族寓言中，体现了具有启蒙文学气质的现实主义品格。

(叶立文)

1

他生下来时，闭着眼睛睡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一个死人相，把亲人们吓坏了，直到第三天才哇地哭出一声来。

能在地面上爬来爬去的时候，他就被寨子里的人逗来逗去，学着怎样做人。很快学会了两句话，一是“爸爸”，二是“×妈妈”。后一句粗野，但出自儿童，并无实在意义，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符号，比

方当作“×吗吗”也是可以的。三五年过去了，七八年也过去了，他还是只能说这两句话，而且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吃饱了的时候，他嘴角沾着一两颗残饭，胸前油水光光的一片，摇摇晃晃地四处访问，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亲切地喊一声“爸爸”。要是你冲他瞪一眼，他也懂，朝你头顶上的某个位置眼皮一轮，翻上一个慢腾腾的白眼，咕噜一声“×吗吗”，掉头颠颠地跑开去。他轮眼皮是很费力的，似乎要靠胸腹和颈脖的充分准备，才能翻上一个白眼。掉头也很费力，软软的颈脖上，脑袋像个胡椒碾锤晃来晃去，须沿着一个大大的弧度，才能成功地把头稳稳地旋过去。跑起来更费力，深一脚浅一脚找不到重心，靠头和上身尽量前倾才能划开步子，目光扛着眉毛尽量往上顶，才能看清方向。一步步跨度很大，像在赛跑中慢慢地作最后冲线。

都需要一个名字，上红帖或墓碑。于是他就成了“丙崽”。

丙崽有很多“爸爸”，却没见过真实的爸爸。据说父亲不满意婆娘的丑陋，不满意她生下了这个孽障，很早就贩鸦片出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已经被土匪“裁”掉了，有人说他在岳州开了个豆腐坊，有人则说他拈花惹草，把几个钱都嫖光了，曾看见他在辰州街上讨饭。他是否存在，说不清楚，成了个不太重要的谜。

丙崽他娘种菜喂鸡，还是个接生婆。常有些妇女上门来，叽叽咕咕一阵，然后她带上剪刀什么的，跟着来人交头接耳地出门去。那把剪刀剪鞋样，剪酸菜，剪指甲，也剪出山寨一代人，一个未来。她剪下了不少活脱脱的生命，自己身上落下的这团肉却长不成人样。她遍访草医，求神拜佛，对着木人或泥人磕头，还是没有使儿子学会第三句话。有人悄悄传说，多年前，有一次她在灶房里码柴，弄死了一只蜘蛛。蜘蛛绿眼赤身，有瓦罐大，织的网如一匹布，拿到火塘里一烧，臭满一山，三日不绝。那当然是蜘蛛精了，冒犯神明，现世报应，有什么奇怪的呢？

不知她听说过这些没有，反正她发过一次疯病，被人灌了一嘴大粪。病好了，还胖了些，胖得像个禾场滚子，腰间一轮轮肉往下垂。

只是像儿子一样，间或也翻一个白眼。

母子住在寨口边一栋孤零零的木屋里，同别的人家一样，木柱木板都毫无必要地粗大厚重——这里的树很不值钱。门前常晾晒一些红红绿绿的小孩衣裤及被褥，上面有荷叶般的尿痕，当然是丙崽的成果了。丙崽在门前戳蚯蚓，搓鸡粪，玩腻了，就挂着鼻涕打望人影。碰到一些后生倒树归来或上山去“赶肉”，被那些红扑扑的脸所感动，就会友好地喊一声“爸爸——”

哄然大笑。被他眼睛盯住了的后生，往往会红着脸，气呼呼地上前来，骂几句粗话，对他晃拳头。要不然，干脆在他的葫芦脑袋上敲一丁公。

有时，后生们也互相逗耍。某个后生上来笑嘻嘻地拉住他，指着另一位，哄着说：“喊爸爸，快喊爸爸。”见他犹疑，或许还会塞一把红薯片子或炒板栗。当他照办之后，照例会有一阵开心的大笑，照例要挨丁公或耳光。如果愤怒地回敬一句“×吗吗”，昏天黑地中，头上和脸上就火辣辣地更痛了。

两句话似乎是有不同意义的，可对于他来说，效果都一样。

他会哭，哭起来了。

妈妈赶来，横眉横眼地把他拉走，有时还拍着巴掌，拍着大腿，蓬头散发地破口大骂。骂一句，在大腿弯子里抹一下，据说这样就能增强语言的恶毒。“黑天良的，遭瘟病的，要砍脑壳的！渠是一个宝（蠢）崽，你们欺侮一个宝崽，几多毒辣呀！老天爷你长眼呀，你视呀，要不是吾，这些家伙何事会从娘肚子里拱出来？他们吃谷米，还没长成个人样，就烂肝烂肺，欺侮吾娘崽呀！”

她是山外嫁进来的，口音古怪，有点好笑。只要她不咒“背时鸟”——据说这是绝后的意思，后生们一般不会怎么计较，笑一阵，散开。

骂着，哭着，哭着又骂着，日子还热闹，似乎还值得边发牢骚边过下去。后生们一个个冒胡桩子，背也慢慢弯了，又一批挂鼻涕的奶崽长成后生了。丙崽还是只有背篓高，仍然穿着开裆的红花裤，母亲总说他只有“十三岁”，说了好几年，但他的相明显地老了，额上隐

隐有了皱纹。

夜晚，她常常关起门来，把他稳在火塘边，坐在自己的膝下，膝抵膝地对他喃喃说话。说的词语，说的腔调，甚至说话时悠悠然摇晃着竹椅的模样，都像其他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你这个奶崽，往后有什么用啊？你不听话啰，你教不变啰，吃饭吃得多，又不学好样啰。养你还不如养条狗，狗还可以守屋。养你还不如养头猪，猪还可以杀肉咧，呵呵呵，你这个奶崽，有什么用啊，睡眈大的用也没有，长了个鸡鸡，往后哪个媳妇愿意上门啰？……”

丙崽望着这个颇像妈妈的妈妈，望着那死鱼般眼睛里的光辉，舔舔嘴唇，觉得这些嗡嗡的声音一点也不新鲜，兴冲冲地顶撞：“×吗吗。”

母亲也习惯了，不计较，还是悠悠然地前后摇着身子，竹椅吱吱呀呀地呻吟。

“你收了亲以后，还记得娘么？”

“×吗吗。”

“你生了娃崽以后，还记得娘么？”

“×吗吗。”

“你当了官以后，会把娘当狗屎嫌吧？”

“×吗吗。”

“一张嘴只晓得骂人，好厉害咧。”

丙崽娘笑了，眼小脖子粗。对于她来说，这种关起门来的模仿，是一种谁也无权夺去的享受。

2

寨子落在大山里，白云上，人们常常出门就一脚踏进云里。你一走，前面的云就退，后面的云就跟，白茫茫的云海总是不远不近地团团围着你，留给你脚下—块永远也走不完的小孤岛，托你浮游。小岛上并不寂寞，有时可见树上一些铁甲子鸟，黑如焦炭，小如拇指，叫得特别干脆宏亮，有金属的共鸣。它们好像从远古一直活到现在，从

未变什么样。有时还可能见白云上飘来一片硕大的黑影，像打开了的两页书，粗看是鹰，细看是蝶，粗看是黑灰色的，细看才发现黑翅上有绿色、黄色、橘红色的纹络斑点，隐隐约约，似有非有，如同不能理解的文字。

行人对这些看也不看，毫无兴趣，只是认真地赶路。要是觉得迷路了，赶紧撒尿，赶紧骂娘，据说这是对付“岔路鬼”的办法。

点点滴滴一泡热尿，落入白云中去了。云下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似与寨里的人没有多大关系。秦时设过郡，汉时也设过郡，后来“改土归流”……这都是听一些进山来的牛皮商和鸦片贩子说的。说就说了，吃饭还是靠自己种粮。

种粮是实在的，蛇虫瘴疔也是实在的。山中多蛇，粗如水桶，细如竹筷，常在路边草丛嗖嗖地一闪，对某个牛皮商的满心喜悦抽上黑黑的一鞭。据说蛇好淫，把它装在笼子里，遇见妇女，它就会在笼中上下顿跌，几乎气绝。取蛇胆也不易，击蛇头则胆入尾，击蛇尾则胆入头，耽搁久了，蛇胆化水也就没有用了。人们的办法是把草扎成妇人形，涂饰彩粉，引蛇抱缠游戏，再割其胸，取胆，蛇陶陶然竟毫无感觉。还有一种挑生虫，人染虫毒就会眼珠青黄，十指发黑，嚼生豆不腥，含黄连不苦，吃鱼会腹生活鱼，吃鸡会腹生活鸡。解毒的办法是赶快杀一头白牛，喝生牛血，还得对牛血学三声公鸡叫。

至于满山蒙蒙密密的林木，同大家当然更有关系了。大雪封山时，寄命一塘火。大木无须砍劈，从门外直接插入火塘，一截截烧完为止。有一种桫欂，很直，直到几丈或十几丈的树巅才散布枝叶。古代常有采官进山，催调徭役倒伐这种树，去给州府做殿廷的楹栋，支撑官僚们生前的威风。山民们则喜欢用它造船板，远远送下辰州、岳州，那些“下边人”拆散船板移作它用，琢磨成花窗或妆匣，叫它香桫。但出山有些危险。碰上祭谷的，可能取了你的人头；碰上剪径的，钩了你的船，抄了你的腰包。还有些妇人，用公鸡血引各种毒虫，掺和干制成粉，藏于指甲缝中，趁你不留意时往你茶杯中轻轻一弹，可叫你暴死。这叫“放蛊”，据说放蛊者由此而益寿延年。故青壮后生不敢轻易外出，外出也不敢随便饮水，视潭中有活鱼游动，才

敢去捧上几口。有一次，两个汉子身上衣单，去一个石洞避风寒，摸索进去，发现洞底有一堆人的白骨，石壁上还有刀砍出来的一些花纹，如鸟兽，如地图，似蝌蚪文，全不可解。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加上大岭深坑，长树干不易运送，于是大部分树木都用不上，雄姿英发地长起来，争夺阳光雨雾，又默默老死山中。枝叶腐烂，年年厚积，软软地踏上去，冒出几注黑汁和几个水泡泡，用阴湿浓烈的腐臭，浸染着一代代山猪的嚎叫。

也浸染着村村寨寨，所以它们变黑了。

这些村寨不知来自何处。有的说来自陕西，有的说来自广东，说不太清楚。他们的语言和山下的千家坪的就很不相同。比如把“看”说成“视”，把“说”说成“话”，把“站立”说成“倚”，把“睡觉”说成“卧”，把指代近处的“他”换作“渠”，颇有点古风。人际称呼也有些特别的习惯，好像是很讲究大团结，故意混淆远近和亲疏，把父亲称为“叔叔”把叔叔称为“爹爹”，把姐姐称为“哥哥”，把嫂嫂则称为“姐姐”，等等。爸爸一词，是人们从千家坪带进山来的，还并不怎么流行。所以照旧规矩，丙崽家那个跑到山外去杳无音信的人，应该是他的“叔叔”。

这与他没什么关系。

对祖先较为详细和权威的解释，是古歌里唱的。山里太阳落得早，夜晚长得无聊，大家就悠悠然坐人家，唱歌，摆古，说农事，说匪患，打瞌睡，毫无目的也行。坐得最多的地方，当然是那些灶台和茶柜都被山猪油抹得清亮亮的殷实人家。壁上有时点着山猪油灯壳子，发出淡蓝色的光，幽幽可怖。有时则在铁丝的灯篮里烧松膏块，洒下赤铜色的光。碰到喇叭一炸，火光惶惶然一闪，灯篮就睡意浓地抽搐几下。火塘里有烟火，冬天用火取暖，夏天用烟驱蚊。栋梁壁顶都被烟火熏得黑如墨炭，浑然一色中看不清什么线条和界限，散发出清冽戳鼻的烟味。还悬挂着一根根灰线子，火气一冲，就不时落下点点烟屑，上下飞舞，最后飘到人们的头上或肩上、膝头上，不被人们注意。

德龙最会唱歌了。他没有胡子，眉毛也淡，平时极风流，妇女们一提起他就含笑切齿咒骂。天生的娘娘腔，嗓音尖而细，憋住鼻孔一起调，一句句像刀子在你脑门顶里刺着，刮着，使你一身皮肉发紧，大家对他十分佩服：德龙的喉咙真是个喉咙啊！

他玩着一条敲掉了毒牙的青蛇，进门来，嬉皮笑脸地被大家取笑，不须多劝，就会盯住木梁，捏捏喉头，认真地唱起来：

辰州县里好多房？
 好多柱来好多梁？
 鸡公岭上好多鸟？
 好多窝来好多毛？

这类“十八扯”之外，最能博取笑声的是大胆的情歌，他也最愿意唱：

思郎猛哎，
 行路思来睡也思，
 行路思郎留半路，
 睡也思郎留半床味。

如果寨里有红白喜事，或是逢年过节，那么照规矩，大家就得唱“筒”，即唱古，唱死去的人。从父亲唱到祖父，从祖父唱到曾祖父，一直唱到姜凉。姜凉是我们的祖先，但姜凉没有府方生得早，府方又没有火牛生得早，火牛又没有优耐生得早。优耐是他爹妈生的，谁生下优耐他爹呢？那就是刑天——也许就是陶潜诗中那个“猛志固常在”的刑天吧。刑天刚生下来时天像白泥，地像黑泥，叠在一起，连老鼠也住不下。他举斧猛一砍，天地才分开。可是他用劲用得太猛了，把自己的头也砍掉了，于是以后以乳头为眼，以肚脐为嘴。他笑得地动山摇，还是舞着大斧，向上敲了三年，天才升上去；向下敲了三年，地才降下来。

刑天的后代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那是很早以前，五支奶和六支祖住在东海边上，子孙渐渐多了，家族渐渐大了，到处都住满了人，没有晒席大一块空地。五家嫂共一个春房，六家姑共一担水桶，这怎么活下去呢？于是在凤凰的提议下，大家带上犁耙，坐上枫木船和楠木船，向西山迁移。他们以凤凰为前导，找到了黄央央的金水河，金子再贵也是淘得尽的；他们找到了白花花的银水河，银子再贵也是挖得完的；最后才找到了青幽幽的稻米江。稻米江，稻米江，有稻米才能养育子孙。于是大家唱着笑着来了。

奶奶离东方兮队伍长，
公公离东方兮队伍长。
走走又走走兮高山头，
回头看家乡兮白云后。

行行又行行兮天堑口，
奶奶和公公兮真难受。
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
越走路越远兮哪是头？

据说，曾经有个史官到过千家坪，说他们唱的根本不是事实。那人说，刑天的头是争夺帝位时被黄帝砍掉的。此地彭、李、麻、莫四大姓，原来住在云梦泽一带，也不是什么“东海边”。后因黄帝与炎帝大战，难民才沿着五溪向西南方向逃亡，进了夷蛮山地。奇怪的是，古歌里居然没有一点战争逼迫的影子。

鸡头寨的人不相信史官，更相信德龙——尽管对德龙的淡眉毛是看不上眼的。眉淡如水，是孤贫之相。

德龙唱了十几年，带着那条小青蛇出山去了。

他似乎就是丙崽的父亲。

丙崽喜欢看人，尤其对陌生的人感兴趣。碰上匠人进寨来了，他都会迎上去喊“爸爸”。要是对方不计较，丙崽娘就会眉开眼笑，半是害羞，半是得意，还有对儿子又原谅又责怪的呵斥：“你乱喊什么？”

呵斥完了，她也笑。

窑匠来了，丙崽也要跟着上窑去看，但窑匠不让，因为有老规矩在。传说烧窑是三国时的诸葛亮南征时，路过这里，教给山民们的。所以现在窑匠来，先要挂一太极图，顶礼膜拜。点火也极有讲究，有阴火与阳火之分，用鹅毛扇轻轻扇起来——诸葛亮不就是用的鹅毛扇吗？

女人和小孩不能上窑，后生去担泥坯，也得禁恶言秽语。这些规矩，使大家对窑匠颇感神秘。歇工时，后生就围着他，请他抽烟，恭敬地打听点山外的事。这其中，最为客气的要数石仁，他总会盛情邀请窑匠到他家去吃肉饭，去“卧夜”。

石仁外号仁宝，算是老后生了，还没有婚娶。他常躲到林子里去，偷看女崽们笑笑闹闹地在溪边洗澡，被那些白色的影子弄得快快活活地心痛。但他眼睛不好，看不大清楚，作为补偿，就常常去看小女崽撒尿，看母狗和母牛的某个部位。有一次，他用木棍对一头母牛进行探究，被丙崽娘看见了。这婆娘爱好是非，回头就找这个嘀咕了几句，找那个嘀咕了几句，眉头跳跳的，见仁宝来了才镇定自若地走开。后来仁宝上山挖个笋子，刮点松膏，或是到牛栏房去加草料，也总看见那婆娘探头探脑，装着在寻草药什么的，死鱼般的眼睛充满信心地往这边瞥一瞥。仁宝冒着火，却没理由发作，骂了阵无名娘，还是不解恨，只好在丙崽身上出气。

见到他，见他娘不在面前，也没什么旁人，就狠狠地在他脸上扇耳光。

小老头被打惯了，经得打，嘴巴歪歪地扯了几下，没有痛苦的表

情。

他再来几下，手指有些痛。

“×吗吗，×吗吗……”小老头这才感到形势不妙，稳稳地逃跑。

仁宝追上去，捏紧他的后颈皮，让他给自己磕了几个响头。前额上有几颗陷进皮肉的沙粒。

他哭起来，哭没有用。等那婆娘来了，他半个哑巴，说不清是谁打的。仁宝就这样报复了一次又一次，婆娘欠下的债，让小崽子一笔笔领回去，从无其他结果。

丙崽娘从果园子里回来，见丙崽哭，以为他被什么咬伤或刺伤了，没发现什么伤痕，便咬牙切齿：“哭，哭死！走不稳，要出来野，摔痛了，怪哪个？”

碰到这种情况，丙崽会特别恼怒，眼睛翻成全白，额上青筋一根根暴出来，咬自己的手，揪自己的头发，疯了一样。

旁人都说：“唉，真是死了好。”

后来，不知为什么，仁宝同她又亲亲热热起来，开口“婶娘”，喊得特别甜，特别轻滑。帮她家舂个米，修个桶，都是挽起袖子，轰轰烈烈地干。对有关丙崽娘的闲言碎语，他也总是力表公允地去给以辩解和澄清。旁人自然有些疑惑。寡妇门前是非多，他们耳根不清静，被妇女们指指点点，也是难免的。

丙崽娘挤着笑眼看他，想为他说门亲。她常常出寨去接生，跑的地方多，同女人们熟，但说过好几家，未见得人家送八字红帖来。也不奇怪，这几年鸡头寨败了，单身后生岂止仁宝一个？仁宝由此悲观了几年，渐渐有了老相。听说有一种“花咒”——后生看中了哪位女子，只要取她一根头发，系在门前一片树叶上，当微风轻拂的时候，口念咒语七十二遍，就能把那女子迷住。仁宝也试过，没有效果。

他眼睛有点眯，没看清人的时候，一脸戳戳的怒气。看清了，就可能迅速地堆出微笑，顺着对方的言语，惊讶，愤慨，惋惜，或者有悲天悯人的庄严。随着他一个劲地点头，后颈上一点黑壳也有张有弛。他尤其喜欢接近一些不凡的人物：窑匠，界（锯）匠，商贩，读书人，阴阳先生等等。他同这些人说话，总是用官话，吹捧之后，巧

妙地暗示自己也记得瓦岗寨的一条好汉乃至六条好汉。有时还从衣袋摸出一块纸片，出示上面的半边对联，谦虚谨慎地考一考外来人，看对方能否对得出下联，是否懂一点平仄。

自己也就有些地位了。

山下女崽多，他常下山，说是去会朋友，有时一连几天不见他的影子。不知他什么时候走的，什么时候回来的。菜园子都快荒了，草深得可以藏一头猪。从山下回来，他总带回一些新鲜玩意儿，一个玻璃瓶子，一盏破马灯，一条能长能短的松紧带子，一张旧报纸或一张不知是什么人的小照片。他踏着一双很不合脚的大皮鞋壳子，在石板路上嘎嘎咯咯地响，更有新派人物的气象。

仁宝的父亲仲满，是个裁缝，也不会做菜园，不会喂猪，对他那皮鞋壳子最感到戳眼：“畜生！三天两头颠下山，老子剁了你的脚！”

“剁死也好，来世投胎到千家坪去。”

“到千家坪，吃金子屙银子？”

“千家坪的王先生穿皮鞋，鞋底还钉了铁掌子，走起来当当地响，你视过？”

仲满没见过什么钉铁掌的皮鞋，不敢吭声了。停了片刻才说：“皮鞋子上不得坡，下不得河，不透气，穿起来脚臭，有什么稀奇？”

“铁掌子，我是说铁掌子。”

“只有骡马才钉掌子，你不做人，想做个畜生？”

仁宝觉得父亲侮辱了自己的同志，十分恼怒，狠狠地报复了一句：“辣椒秧子都干死了！晓得么？”

叭——裁缝一只鞋摔过来，正打中仁宝的脑袋。他不允许儿子这样不遵孝道。

“哼！”

仁宝怕，但坚强地不去摸脑袋，冲冲地走进另一间屋，继续戳他的旧马灯罩子。

听说他挨了打，后生们去问他，他总是否认，并且严肃地岔开话题：“这鬼地方，太保守了。”

后生们不明白，保守是什么意思，于是新名词就更有价值，他也